

出國會議心得報告

整形外科 R6 張長正

美國夢

在長庚醫院接受了將近六年住院醫師的 training, 今年有幸 paper 為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of Reconstructive Microsurgery (ASRM) 所接受, 使我懷抱已久的”美國夢”得以實現, 在 1-11 的下午踏上飛越大洋的旅程.

出國前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, ASRM 是美國整形外科界年度盛事, 大師級人物比比皆是, 若稍有差錯, 而底下聽眾全是行家. 想起美國人直來直往就事論事的個性, 深怕自己表現不好給老師們和長庚醫院丟臉. 所以當天上午, 我把自己曾留學美國的弟弟找來, 一字一句的修正我的發音語調.

到了機場, 選了一家 StarBucks 休息, 好早先一步融入美國文化. 店員是一各有親切笑容看似學生的女孩子, 正用日語招呼著看似商務客的日本人. 她問候著我怎麼稱呼, 要去哪裡. 我也抱以笑容回答”I am CHANG”, and I am going to United States. 她似乎眼前一亮, 問我是很大的生意嗎? 我只是笑笑, 但心中有些許溫暖. 我想我在她的眼神裡看到了一各認真台灣學子的美國夢!

會場見聞

今年 ASRM 是在洛城的比佛利舉辦, 那裡可是星光閃耀名流薈萃之地, 也是號稱美國整形外科業最興盛的地方. 雖然是美國人的場子, 但黑髮黃皮膚的我們卻不算突兀, 因為長庚在這裡早已打響了名號, 魏福全教授屢獲會中最重要的獎項的肯定, 鄭明輝主任是上屆 Godina Lecture 得主, 而莊垂慶教授和林志鴻主任也是大會重要的 invitation speaker. 跟在這些老師們的身後, 也覺得走路有風. 長庚醫院對大會來講是外來單位, 但 paper 量與質均執牛耳, 想到老師前輩們建立的聲譽, 心中的一份榮譽與責任感油然而生.

會場報告

我這次獲選的部份是年度的 Competition of the best save case. 也就是在重建上有困難甚至是產生 complications 的 case 要如何挽救. 總共有五各 case 入選, 再由在場來賓票選出最優者. 五位報告者只有我是亞裔人種, 且皆為 UCLA, Harvard 等美國名校. 但也許初生之犢不畏虎, 經過鄭明輝主任不厭其煩的斟酌指導及反覆模擬, 我克服了緊張與不安, 把這一各乳房重建的 case 呈現給台下許許多多國際級的大師評審. 報告完後立刻有兩位外國聽眾對我抱以肯定的握手並告知”

Good job”。這時心中也是感觸良多。辛苦的準備似乎有了回報。但也深深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鄭明輝主任肯給我機會。我也知道這些肯定只靠我個人的努力是沒法獲得的，這是老師們辛苦耕耘數十年建立的長庚整外團隊的名聲，才讓我能站在國際場合受到讚美。其他的 case 有頭皮的嚴重撕脫再植，嘴唇的動物咬傷缺損重植，骨皮瓣的動靜脈接合灌流(AV loop)，還有多處受傷的下肢再植 (segmental limb salvage)。他們的 case 困難度也都十分高，因為語言無礙，信手拈來，上台台下互動甚佳。這也讓我感到語言及溝通的重要。雖然最後沒有得獎，但莊教授說我勇氣可嘉，鄭主任說我表達無礙，也算不辱使命了。

這次會議整體而言，我個人認為在顯微重建方面，長庚醫院在創新研究方面仍居領導，但其他醫學中心亦在急起直追。UCLA 的幾篇肢體重建，Sloan-Kettering, MD anderson 的 oncologic reconstruction 都讓我印象深刻。報告者台風穩建，重點處語調鏗鏘而擲地有聲。能和這些國際上最優秀的大學或醫學中心同台切磋，真是深感榮幸。

新概念與新啟發

會議結束後，接著我跟隨鄭明輝主任和黃蓉茹醫師前往 University California of Irvine(UCI) 參觀訪問。本科和 UCI 的整形外科有合約，他們的住院醫師是有排年度 course 來台灣的。UCI 對來訪的來賓健康控管十分嚴格，需要 chest x ray 報告及提供年度健檢資訊才能換取 clinical observator 的識別證。美國的整外住院醫師挑選更是嚴格，談吐風度學識甚至是外表都令人印象深刻。南加地區有很多亞裔人種，有些已經是第二甚至第三代了，再那裡處處可見黑頭髮黃皮膚卻拿著 Starbucks coffee 英語流利的醫師們。我的弟弟當年也是餵了實現他的美國夢，來到這所大學求學。也因此那裡的醫師們皆認為我們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。但自己的語言能力卻仍有限，十分可惜，也覺得語言的重要。那裡的 morning meeting 和我們一樣是七點開始，非常準時。座位也很有次序。無論是實習醫學生或主任，都很主動的介紹自己並歡迎我們。當天是由鄭主任作特別演講，獲得很多迴響。之後便進入開刀房觀摩，實習醫學生帶我們換衣服套鞋套口罩等，非常盡責。和台灣的醫學生似有不同，他們很深刻獨體認自己也是整各工作團隊的一份子。每天在 CR 查房前會先看病人，可想而知，六點到醫院，天沒亮就出門。CR 幾乎是掏出口袋的卡片來詢問病人的狀況。及早培養醫學生的參與感與榮譽心似乎在美國實行的很徹底，也很有信心他們之後成為住院醫師後依定會成為有責任感的好醫師。當然造成兩邊的差距有很多因素，也許從甄選制度開始就有所不同吧！第二天的手術由整形外科主任 Dr.Evan 執行拿手的乳房重建手術。病患是台裔人士，所以血管很細，感覺得出即便是主任壓力也蠻大，也有點小脾氣，我們也不太敢問他問題。想起我們的老師在台灣也有些對國際訪客的示範手術，那時大家的壓力也挺大的，我想這再太平洋的兩岸都是一樣的。印象很深的還有手術室小姐的敬業態度，注重每一各小細節，無論是翻身，器械拿取，都很積極。

我想尊重自己的工作，把自己當成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，乃放諸四海皆準的工作準則吧！

回台後的工作計畫：

這次在會議中有 Harvard 的醫學團隊報告下腹疤痕對乳房重建的影響。和我的題目有相似之處。我想回國之後要加快腳步趕快把文章在整理一下寫出來，代表這各題目是值得討論的。而且來自亞洲的 data 也很有討論的價值。回國後我想我更熱愛我的工作，整形重建可以幫助別人，如果在其中有所領悟又有創新，再國際會議中發表介紹又可以幫助更多的人。我會繼續朝這方向努力，希望明年一樣能參加在夏威夷舉辦的 2009 ASRM。如果有機會能在美國學習新的技術，那之後就可以幫助更多的病人！